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西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歎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估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方秦之焚書者

云 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无所往其來復吉
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大難旣解是无所往也而昧
於來復夙吉之戒徒能隨世就是爲秦漢以後規模
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
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
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浸疏蓋自是人情習
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卽漢紀隨文辯證作古
今考

古今考

宋 魏了翁撰 明潘之淙閱

高帝紀

自秦而上卽始封之國或王跡所基以爲代號舜起則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故因居媯汭以虞爲號由匹夫而有天下乃自漢始故無所因襲與陳項諸人各以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往往由枋臣禪代故多以封爵亦與漢異高皇帝者何漢五年羣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十

古今考

一年諡號曰高宗皇帝

戴氏所集禮記如中庸如閒居諸篇始有三王之文至左氏始有五伯之文孟子始有五霸之說人主自號皇帝自秦政始而漢因之諡曰高皇帝則亦襲始皇之陋也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嘗及僅見於孟氏書戴氏禮而禹之爲王亦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桀也商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陋儒俗師強爲等差於是抗皇號於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伍蓋春秋時

吳楚越皆稱王矣至於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亦稱王王號旣卑則強者不得不帝於是秦昭王稱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尋懼而復稱王至秦政廿六年遂兼皇帝號然猶遲之以廿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於心者漢初大抵反秦以從民望而於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爲固陋而因仍不改於是有效尤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爲謚矣極於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爲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

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由是踵爲故常姑摘
其人言之元宗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爲號此
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又將誰欺德宗
尚以爲未足乃於朱泚未平之日徇羣臣之請欲
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
少之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
武王周文曰寧王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安有
累善積美至十餘言而不厭乎賴神宗皇帝黜去
尊號之請足以一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

謚者節以壹惠也今自唐至于國朝帝謚之多至
七八字反以字多而難于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
且以一二言之如所謂曰聖曰神則大而化聖而
不可知今猶以爲未足也加之以文武抑不知聖
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書旣言之矣又姑舉其
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于宣宗蓋高祖太宗猶不
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固亦稍優游
而遂謂玄聖至明與武文睿智仁神等字無一不
備夫如是過于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實始

古今考
于此

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卽始王以爲代號也自義
昊以來書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顓
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
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爲代號夏之後爲杞至楚
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爲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
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
年自秦罷侯置守于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
故往往無所因襲一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不以
始王爲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枋國浸
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爲號亦與漢異

高祖

既曰高祖矣此其言高祖何繫之帝則謚也繫之
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
目爲紀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湯等爲謚非
也至殷始有三宗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以
後而一人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
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猶曰太

宗世宗中宗世祖云爾又東漢後則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惠者安所據也明章猶可宗也又其後也和帝曰穆宗殤帝曰宗安帝曰恭帝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矣又其後也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強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召命奏疏亦以文繁難于節約其勢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諸當時人已

議朝臣之庸鄙書諸簡冊人復議世道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爲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而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爲廟號以其有德可宗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胡爲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爲宗則知廟號乃承陋襲訛不可不速已也沛豐邑中陽里人

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里邑之別茫不可考今

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曰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內曰縣則天子之寰內是也寰卽縣字六遂之內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甸爲縣是也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十乘則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乎周禮未知孰爲可信大抵皆未是後所謂縣在秦孝公併邑聚而爲縣而縣之名始此也郡之名不見於經亦始見於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自秦始皇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沛豐邑

姓劉氏

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胙之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

德賜姓曰妣而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性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受於天子族稟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二是也又有不稟時君之命而自爲氏者士會之帑處秦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智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雖曰別氏然未

有總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稱氏爲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今豈復知此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贊末

母媪父太公

古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蓋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爲君之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則罕瞽瞍之卒不知何時此不

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歿故併取太王王季爲
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亭長祖豐
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媪不知姓與前代之興絕
異古人有謂父爲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
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
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爲父稱周之時有爵者
稱公至楚縣尹爲公晉大夫伯有稱公蓋名稱之
紊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至後漢
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縣

注

名煇

它官反

一名執

嘉此不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
自五年以後先媪曰昭靈夫人蓋自初起兵時媪
已卒於小北矣既有天下惟父獨存而止稱太
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典耳因家令言始初太上
皇之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古亦未有太字
後人加點以別大字于是人主之父母皆曰太至
于祖母則曰帝太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
祭祀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爲父卒母存之號今
用之人主之父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

後昭靈爲后高祖之兄之姊之女皆追尊爲王后而最可怪者高帝之伯嫂爲陰安侯仲嫂皆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耶名稱之不正莫甚于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母皆有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曉然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秩封贈父祖大非古意蓋追冊追命追祖春秋時雖已有之然出于王朝所賜未有持法令以自陳者況以三歲一贈無所限極莫

而廟貌公衮者有之此于禮奚據故鄭康成

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后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離發掘之害亦不得一安於其土矣

母媪夢與神遇

闕

隆準而龍顏

準於五則爲揆平取王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亦所以協樂律而史記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相承爲鼻豈面目以是取正邪經傳有顙有角未有稱顏者曰額曰顏亦後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

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因一及之以見風氣既降
稱謂亦非

試吏廷中吏

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曰
羣吏而別爲府史胥徒賈奚之等以異貴賤府史
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爲一區

亭長

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
掃除一爲求盜掌捕盜賊

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
黨爲州五州爲鄉秦人易之十里一亭十亭一鄉

蓋田制壞而鄉法廢專以譏防征商檢柅盜賊爲
事而先王相保相愛相賙相貫之實正無復有存
者矣

嘗從王媼武負貫酒

古者戒羣飲使萍氏紀酒未聞使民爲酒以自粥
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污吏必至權酷
蓋此時實啓之

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諸堂

下

古今考

按顏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通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蕭叔大夫之類是也卿亦號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書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謂三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爲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是自春秋以後名稱混亂矣

賀錢萬

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爲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漢則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

呂公者好相人

相人二字始見於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服能相人至荀卿始爲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后之覆宗此大學曰莫知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讀法必習射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虞樂也所謂周禮其猶醵歟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樂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縣遣功曹主進滿千錢者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財賄毋問齒德亭長以警盜送徒爲事亦一役夫耳乃得以虛聲給謁恐喝重使起迎之門遂坐

上坐且上坐賓位也必令一亭長以氣奪之絕無鄉飲謀賓澹臺以公事造偃之風俗之壞意久矣而史書之以爲美談

魯元公主

韋昭以元爲謚顏籀非之劉敞曰此史臣追書也是皆未問古者婦人有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等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媯齊棠姜魯秦姬之等是也有系

夫謚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魯定姒秦穆姬衛
莊姜之類是也有系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
又有越禮而妄自爲謚則齊共姬昭姬魯聲子出
姜晉辰嬴衛戴嬀之等不可勝數魯元生而封魯
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
之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實不往則其于義也何
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魯爵而居趙
古亦未有此此一時率意變古極于後世有父爲
秦公而母爲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
則疑于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于
兩從矣至于國朝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
猶如舊制后謚以上一字係之帝此亦稍得禮意
惟公卿大夫之妻無謚始爲合禮公主之稱雖非
非古亦周女下嫁命魯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卿大
夫之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
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過相稱謂不知

起于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爲貴賤之通稱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古者衣服不貳所以同風俗壹民德自春秋以後如鷓冠翠被胡服以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劉氏冠一時之爲一人之見而遂儕於先王之命服服之日變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由日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歎夫

高祖爲亭長爲送徒驪山

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古之帝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丘壠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經傳咸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考之儀禮自始死小斂大斂殯奠後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便于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

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若文王葬于畢則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爲丘封之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辦于殯歛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當然闔閭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壠多其瘞藏至秦政自爲驪山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

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慮人之窺伺也則爲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爲機者之泄也則生葬工匠慮無與其共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實之曾未幾何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然則役徒數十萬祇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是而後襲爲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人主自爲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爲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謀賊之人相戕之人鬪囂之

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間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千古蓋自是後門關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爲具文豈惟無復調郵親睦之意雖蒐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爲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勝起蕞

自秦以前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年而亡者亦

亦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罷
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
田以爲都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山
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爲封疆之界大抵制國不
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爲
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
然後得專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

曰巡守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
一巡守羣后四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時巡制
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天子無踰時不
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稟命于天子

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
臣無干紀民無覬覦裔無謀夏此封國之大畧也
方里爲井一井八家爲田九百畝四井爲邑四邑
爲丘四丘爲乘凡六十四井一丘之賦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蓋甸地方八里八八
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爲成卽三十六井是爲百井
一成之賦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夫中取七十五人亦什一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

亦百乘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族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總萬二千五百人千乘之車
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爲六軍天子提封百萬
井出車萬乘爲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
爲井一千有奇爲家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
侯之國方百里爲田萬井或爲十都或爲九都爲
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士七千五百人爲師
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乘大夫百
乘言夫數也

